



片名：藍色大門

導讀人：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所研究生 劉郁婷

十七歲的張士豪，只是一個想著上大學、不再是處男、尿尿可以一直線，無憂的高中生。十七歲的孟克柔，卻不斷地在學校角落的牆上，寫著「我是女生，我愛男生」的字樣，告訴自己、提醒自己，不能喜歡女生…。

電影一開始，以孟克柔閉著雙眼看不見任何東西為開頭，想像著未來卻看不見未來，一片漆黑。如同她對自己性向的不安、對未來的不安。

孟克柔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，也是她很喜歡的對象一月珍。月珍喜歡同校的男同學張士豪，於是要求孟克柔能夠幫忙她以各種方式接近、認識張士豪，結果反而使張士豪喜歡上孟克柔。孟克柔卻以「我很麻煩的」回絕張士豪的追求。

孟克柔一直有個習慣，便是到學校體育館的某處角落，在牆壁上塗塗寫寫，像是在告解也像是在催眠，催眠自己是喜歡男生的。並且試圖用和男生接吻的方式，測試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戀。她總以為，「只要過了能夠跟男生接吻的這一關，我就不是了。」於是她詢問張士豪想不想吻她、問體育老師想不想吻她…。

直到有一天，孟克柔與張士豪交換了彼此心中最大的秘密，才讓張士豪明白自己被拒絕的原因。而在他們嘗試接吻之後，也讓孟克柔了解到，無論再怎麼努力，都無法改變自己是喜歡女生的事實。不料，孟克柔卻將月珍介紹給張士豪認識，在張士豪拒絕月珍之後，轉而找孟克柔理論，不斷地問她這麼做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孟克柔則回答「你們男生愛女生，女生愛男生，就是這樣，沒什麼意思啊！」但張士豪卻要孟克柔告訴月珍這個事實，即使孟克柔知道自己不可以愛女生，而且一旦告訴月珍真相，會連朋友都做不成，但她最後還是決定親吻月珍。然而，月珍卻選擇逃避而不作回應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似的。

電影的最後，結局看似沒有結局，但在過程中，其實他們都成長了、改變了，像是釋懷了、也接受了。未來似乎充滿著無限的希望和可能。就像電影的最後，

孟克柔閉上眼睛，卻看見三五年或者更久以後的未來，他們成爲什麼樣的大人，並且笑著。

在本部電影中，其實導演並不著墨於同志的認同或情感描述，他只是想要呈現高中生陽光、健康、單純友誼或者面對愛情懵懂的青春歲月。試圖勾起每一位觀眾的回憶與之共鳴。而我在這裡特別提出電影中幾個畫面的呈現或者對白，與同志議題作一個連結。

同志議題在電影中是值得被拿來探討的部份，它呈現了青少年時期的性傾向認同情形，許多非異性戀傾向的青少年在面對自己的性向搖擺不定時，其實是相當恐懼甚至厭惡自己性向的。不斷地告訴自己「我不是、我不是」、「我是正常的」、「我是男生，我愛女生」、「我是女生，我愛男生」等等。拒絕正視自己、拒絕承認自己的非異性戀性傾向。常常以爲自己若是跟異性交往就可以恢復「正常」，或者就像電影中，孟克柔嘗試與異性接吻來「證明」自己是異性戀。

而主流的論述關於同性戀的說明，也僅止於認識同性戀、同性戀成因、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、污名等負面訊息。然而我們試想，「異性戀」是否也要經歷這樣痛苦掙扎的認同過程？似乎沒有一堂課或演講會來談「認識異性戀」或異性戀成因，異性戀被視爲天生的、理所當然的、正常的，便順理成章享有種種日常生活中的特權。相對地，同性戀就是違反自然、且應該被矯正的。於是受主流論述教育的人們，便很難逃脫「同性戀恐懼症」的魔掌，就像電影中的月珍，在被孟克柔親吻過後，卻假裝沒事，繼續說著原本在說的故事，然後就藉機逃開了。也因此，許多面對性傾向認同困擾的人，找不到適當的位置，只知道自己是不對的、不正常的，而沒有能夠幫助她/他找到認同的協助。

另外，值得我們重視的是，異性戀、同性戀、雙性戀、跨性別與其他性少數族群，無論是法律制度層面、醫療體系方面或基本人權，都應該享有一樣的權利，並且擁有免於遭受歧視的保障。再者，情慾是流動的，沒有什麼是天生自然的，當然也不會有絕對不變的真理。喜歡一個人、愛一個人，不應該分性別，畢竟我們並不會因爲對方是生理女性或生理男性而喜歡對方，必定是對方擁有某些吸引我們注意並且欣賞的特質，導致我們對她/他投注更多的眼光和情感。也因此沒有絕對的性傾向，不應該固化情感/情慾的流動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可能都遭受侷限。其實，只要是任何一種能夠使自己與對方感受到愛、幸福、愉悅的親密關係，都應該受到祝福！

觀賞本片後觀看者尙有許多可思考的層面，社會對性傾向認同情形爲何？社會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爲何？同志遭受的困境爲何？同志的家人應如何面對？片中尙有許多性別觀點等您仔細發掘。